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錄監生臣劉　瑨

文編卷三十五

明　唐順之　編

論秦伯用孟明　左傳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邾黑肱來奔左傳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

子貴之

論初獻六羽公羊傳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孔父　公羊傳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

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桓公救衛 公羊傳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

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荀息不食言 公羊傳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

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

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

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世室壞 公羊傳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

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

爾久不修也

晉納接菑不克 公羊傳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

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季札讓國 公羊傳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

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茍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

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
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
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
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
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
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
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

者必使子也

許世子止弑其君 公羊傳

昭十有九年秋齊髙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

耳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論隱公不書即位 穀梁傳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

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武氏子來求賻穀梁傳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

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築王姬之館 穀梁傳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

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穀梁傳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

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閽弑吴子餘祭　穀梁傳

襄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

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論項羽 史記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淮南衡山 史記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

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論孔子 史記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

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史記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史記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龎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吳起説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論平原君虞卿 史記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藺相如史記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矣

蒙恬 史記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韓信 史記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列子 古史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

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于無君楊朱之説不見于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我者必有聞于大道而失于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于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

皆不可棄而并録之過矣

戾太子　漢書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

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
屬于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
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内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
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為武聖
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
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
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

得天人之祐助云

蕭曹 漢書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録録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蒯通等 漢書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司馬相如 漢書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于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東方朔 漢書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于事及朔時者皆曰朔

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司馬遷 漢書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

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数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而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

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劉向漢書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

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揚雄 漢書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

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于埶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

以為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

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歿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吳漢 後漢書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

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鄧訓隲 後漢書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横盈極自取災故必于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以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譲亦勝之悲哉隲悝兄弟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竇憲 後漢書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匈奴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人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

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實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麗参橋玄 後漢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龐参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

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樊英 後漢書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

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于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

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于猜察道足于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于夏況有未濟者乎

馮衍 後漢書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于鮑永猶失之于馮衍夫然義直

所以見屈于既往守節故亦彌阻于來情嗚呼

丁鴻 後漢書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義不亦薄乎

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于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狥名者焉

馬融 後漢書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于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

故安存之處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于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烏震 五代史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于國而有害于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

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乎

燕　蘇轍

燕召公之後立國于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于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說

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狥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于僻陋之中而奮于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

哉此又蘇秦之不取也

趙　蘇轍

趙于戰國彊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

之非獨秦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蘇秦　蘇轍

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于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于燕趙甘心于其所難為之期年歃血于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

盟從約皆破葢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

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

年此説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穰侯 蘇轍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

知喪雖智能霸秦而不能免其身葢無足言者而惠王

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

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

為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于是可畏也哉

蒙恬 蘇轍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瑯琊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邱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荀彧　蘇轍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刼而

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族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須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文編卷三十五

文編卷三十六

明 唐順之 編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于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

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来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岀三年其吉服而從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

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于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于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而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于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

至于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賛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于鄉閭稱道于朋友薦于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賛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盖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

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彛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于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

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䟽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于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考之于古則非訓稽之于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况于師者何為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

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名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于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于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于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于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于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甞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于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有果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

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
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
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啗後代若此況于問
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
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公族議　曾鞏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

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

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内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

大而偷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専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葢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爾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

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緐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為人後議 曾鞏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然

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義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

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己也為其父母朞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己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

其父母服則為己名則為所後者則是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朞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

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徳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朞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絶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絶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絶其親而輒謂可以絶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

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

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

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

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

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

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

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

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

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後者為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欲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己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逌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

可以强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朞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

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内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朞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甞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

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

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来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議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議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

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説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世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説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以皇考為曽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

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又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歷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殁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没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

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沒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沒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

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
宗飭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朞親故
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
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
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
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
已此前世未甞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
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

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推焉

文編卷三十六